

绣制苗族女性 ——苗绣实践共同体和身份建构的关联性分析

吴成丽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系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556000

摘要: 在我国的民族文化中,苗族刺绣是其中的重点组成要素,代表着历史演进过程中的视觉艺术性,更是苗族在社会性别构建上的重要模式,也是苗族女性群体通过对自我进行表达的重要载体。文章将以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苗族女性的刺绣实践作为文章的研究对象,并将实践共同体作为文章理论的研究基础,描述苗族女性个体的多元身份,是怎样通过刺绣文化来进行实践并进行融合发展的。

关键词: 刺绣;苗族女性;关联性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 Practice Community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iao Women

Chengli wu

Department of Ethnic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y of Qiandongnan Ethnic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Qiandongnan Miao and Do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556000

Abstract: In China's national culture, Miao embroidery is the key component, represents the visual artistry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model of the Miao people in social gender construc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Miao female group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 paper takes the embroidery practice of Miao women in Shidong Town, Taijiang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paper, and takes the practice community as the research basis of the theory of the paper, describing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miao women and how to practice and integrate it through embroidery culture.

Keywords: embroidery; Miao women; correlation analysis

引言: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历史文化,并不是躺在艺术品里,而是藏在艺术品制作的传承里。基于这一层次来展开分析,与其将我国苗族刺绣工艺视作为一种静态的文化遗产,不如将其是作为一个文化传承的过程。文化传承过程中,除了能够在对刺绣进行制作时,了解世界,感悟自己,更加可以和她人进行沟通交流,也就是通过刺绣来展开思考。而这一角度,也能够满足人类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思考。由此也可以得知,我国民族文化在表达方式上较为丰富多样,除了传统的书面记录以及口

头传递这种文化传递模式之外,不管是建筑物的传承还是服饰的传承,包括舞蹈传承,都能够展现出不同的文化优势。苗绣不仅仅是代表着我国苗族文化的文化遗产,更是苗族女性通过代代传承,一针一线,表达自己作为苗族同时作为苗族女性的实践过程,更是她们对我国苗族文化进行传承和发扬光大的过程。

一、苗族刺绣是苗族女性“书写”的史书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是通过女性来进行书写的,也没有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主角为女性,而历史作业英文单词, history, 讲述的也是男性的故事。我国现阶段在所有正史中,没有一位作者为女性,女性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话语权,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由此也导致女性意识较为匮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常常“不在场”。因此在我国历史中,不论是女性的情感

简介信息: 吴成丽,女(1989.10-),侗族,贵州黎平人,学士,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纤维艺术设计、面料设计、苗族侗族刺绣、服装设计。

因素、心理因素还是审美因素，都需要基于男权社会来进行掌握，而对于男性历史，女性这一视角也常常被忽略，也或许是因为这些男性的历史书写者没有真正地了解到女性的内涵。因此各种没血腥杀戮、战争历史，这种较为男性化的生活和史诗书写文化传承，在我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据主线，其中还以红颜祸水和后宫摄政这些较为偏颇的词来对女性进行评判，代表着对女性的宣泄，由此也导致历史发展过程中男性化视角较为显著，而与女性相关的另外一面却鲜有人知，不得不说，这既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遗憾，更代表着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遗憾。

基于某种程度上来说，苗族女性所创作出来的苗族历史刺绣，对我国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遗憾进行了有效地弥补。在我国文化遗产中，苗族刺绣被称之为能够穿在身上的史书，而这一本史书，就是通过苗族女性来一起书写的，是苗族所有女性，用一针一线，以针代笔，以线代墨，以布代纸，这种特殊模式下所创作出来的史书，在整个世界文化中都是独特的，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苗族刺绣展现出了苗族的发展历史，更能够展现出苗族女性眼中的独特世界，展现出她们的日常生活思想意识、个人情感因素以及审美，即便是在刺绣中，对战争进行描述时，刺绣创作者也是以一种非常平静的心态，用一种看似随意化、夸张化的刺绣手法，虽然让人看不到战争的血腥质感，但是却又会产生一种身临其境、身处战场，却又远离战场的现世感。

若是说苗族没有隶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语言十分遗憾，但是也为苗族女性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的才华的空间，让她们寻找到了对自己民族进行书写，对历史文化精神传承的途径，苗族女性终于寻找到了如何通过自己来表述话语的途径。通过刺绣，苗族女性可以肆意地发挥自己的才华，表现出自己的情感意识。也正是因为苗族女性这种以针代笔的历史书写模式，才能够让我国的苗族历史变得这样全面化，变得更为完整化，既能够展现出一定的神秘深邃质感，又能够展现出苗族发展过程中曲折离奇的历史文化，绣出恢弘战争、洪荒宇宙。在苗族刺绣中，既有着对先辈英雄人物进行记载的浓墨重彩，也有着对寻常百姓日常生活记录的细腻描述，关注男性英雄以及男性对民族发展过程中的贡献，更加不忘女英雄的描述，为她们在历史书上填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苗族刺绣这也让苗族女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空白被弥补逐步，从被人遗忘的角走上了历史文化的发展大舞台。

不论是在苗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还是苗族的现实生活中，刺绣都能够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若是没有苗族女性，那么苗族的发展历史都不够完整，若是没有苗

族女性，那么苗族的文化生活不够完美。而在贵州的苗族村寨，所有的女性刺绣能手都代表着不同的故事高手，这些女性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也就是她们不光知道如何进行刺绣，同时也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绣，她们能够掌握传统刺绣的内涵，了解苗族的文化 and 历史印记，苗族存在的发展过程和变迁过程，而这些刺绣妇女，在村寨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和老人有着同样高的声誉，当地的各种大型活动，包括各个家里的婚丧嫁娶，都会请到这些苗族女性，让她们对重大活动所穿衣物的刺绣进行指导，或是帮忙刺绣，重大场合都缺少不了这些苗族女性。

二、苗族实践和女性身份认同

(一) 女性“身体感”的习得

笔者访问了一位当地的苗族刺绣女孩儿（9岁），刚刚见到时，在家门口和其他小孩玩耍，看起来非常的霸道，有时推搡别的孩子，或是自己蹦蹦跳跳。女孩的母亲也描述说，特别像个男孩，一点都不像个小女孩，应该教她刺绣了。后来在母亲的要求之下，她便开始学起了刺绣，最开始，母亲并没有叫她怎么样刺绣，而是让她怎么去端正地坐着，依照母亲的标准和示范，女孩儿需要坐在矮凳上，高度大概为半米，将双脚并拢，并将绣布放在腿上，还会让她强制低下头，一直看着自己的双手。最开始女孩非常不习惯这种将身体蜷缩在一起的状态，头也会转来转去，或是动动手脚。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开始就开始让女孩学习刺绣，等到女孩真正开始刺绣时，她才发现这是最适合刺绣的姿势，随后开始具备主观意识地将自己的身体弯曲起来，眼睛看着绣布，最开始她无法长时间的保持这一姿势，每隔几分钟就会动动手动脚，但是伴随着刺绣时间的不断延长，女孩开始渐渐地习惯了这一姿势，并可以长时间的保持。

而非非常值得关注和微妙的是，这种刺绣姿势除了在绣花过程中有所体现，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地出现，不论是吃饭还是帮忙做家务，她都开始通过用手的触觉来替代视觉，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微微低头，或是跟别人沟通和说话时，眼睛会微微地看向地面。而从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已经能够从女孩的身体姿态中，看出她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更加重要的是，女孩开始通过自己身体的姿态，强化自己的性别身份认知。坐车时，她会有意识的端坐，觉得小姑娘就是要这么坐。塑料袋打了死结时，男孩儿可能会用力去扯，但是女孩儿去把袋子拿过来，灵活地将死结慢慢解开，甚至说男孩就是这样，应该慢慢地去把它解开。而从这一例子也可以发现，通过刺绣的学习，进一步改变了苗族女性对自身社会性别的认同感，对自己的身体和四肢习惯进行改变，通过身体的改变和实践，逐步实践社会对于女性的规范性行

为,并在不断地规范行为过程中,进一步改变了自己的性别认知。这种认同代表着苗族女性基于身体这一层次,对自我进行观察,并不是通过语言来进行完成,而是通过刺绣来完成,也正如实践理论中,社会结构的身体姿态是无法通过语言来进行解释的。

(二) 女性间友情的巩固

通过刺绣,也能够进一步巩固苗族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友情,有事情需要请求苗族女性进行帮助时,她们经常会说,我可以带你去找谁谁谁,我们常常会在一起绣花,这里所指的绣花,内涵相当于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在苗族的农闲时期,也经常会见很多苗族女性坐在一起,绣花的过程中,也会聊家常,或是向对方请教针法,被请教的人也会非常耐心。很多苗族女性这样说,从一开始嫁到这里的时候,谁都不认识,自己又比较内向,不好意思常常跟她们搭话,但是后来她们通过刺绣发现,这里的绣法和老家的绣法是一样的,而有些绣花,自己也要比她们绣的更好,就可以叫他们刺绣,渐渐地和其他女性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由此也可以得知,苗族女性的友谊是在刺绣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建立,并进行巩固的。

刺绣虽然是一种传统意义上,将女性限制在家庭活动空间的女性化劳动,但是通过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刺绣学习以及沟通交流,已经逐步演化为进一步扩大女性友谊,帮助她们树立女性活动空间的桥梁,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凝聚力,并促使她们的社交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笔者曾经访问过很多苗族女性,为什么她们这么喜欢在一,刺绣,除了可以满足她们的热闹心理之外,很多女性都觉得大家都想做好刺绣,这也是让她们真正团聚在一起的重要因素。而基于实践共同理论、共同参与、共同目标,刺绣已经逐步演化为强化团体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也正是由于她们具备同一个目标,即做好刺绣,才凝聚在一起,并在不断地沟通和交流过程中,将苗族女性塑造为一个共同体,也强化了她们的归属感,促使她们凝聚力变得更强。

(三) 族群文化认同下的苗族女性文化

苗族女性自小就在刺绣的家庭氛围中成长,与男性视角的功利化和社会视角的冷漠化保持远距离,从未被世俗文化所污染,一直留存着作为女性和人类的原始纯洁天性。在我国的苗族村寨中,以前会有这样的不成文规定,女孩必须学会刺绣,刺绣水平的好坏,也逐步演化为对女孩儿是否勤劳进行评价的重要指标,苗族男性在对婚姻进行选择时,也会将苗族女孩的刺绣水平作为参照依据。因此苗族女孩从小开始都会跟着家中的成年女性进行学习,掌握刺绣的技能,到十五六岁时,已经能够具备非常完善的刺绣技能,一直到后续为人妻、为

人母,都在为家中的刺绣操劳,因此,她们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刺绣上,这也塑造出坚忍、温柔、善良的女性形象。而她们最大的乐趣,也是在忙碌玩家务之后进行刺绣,或是妇女聚在一起绣花,并进行互相的学习和交流。

苗族由于其发展历史因素,因此族人也具备着非常强大的团结协作意识,而这种群体意识也对苗族女性的社会行为带来的影响,让她们学会了互帮互助。这也能够展现在刺绣上以及服装的高度统一上。苗族女性在刺绣的过程中,可能有些人都不明白刺绣的具体含义,也说不出来图案的具体来源,但是却对传统的刺绣保持高度的认可性,知道这是从上一辈女性族人下传承下来的,不能够随意对其进行更改,也逐步演化为当地的程序化符号,在不断地传承和发扬光大中,推陈出新,约定俗成,同时上百年、上千年来经久不衰。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苗族女性在和外界进行沟通和交往的过程中,刺绣没有出现太大的改变,从侧面展现出苗族女性对刺绣文化的高度认可性。虽然女性不是文化真正的创新人,但是她们却是文化的真正传承人和守护人,苗族地区男性服装大多数已经开始汉化,但是现代女性却仍然在保留传统的刺绣纹样,因此她们不仅仅是对苗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书写,同时用自己的代际传承以及生命和活动,对苗族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捍卫。

三、结论

综上所述,苗族刺绣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女性在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她们除了对绣作品进行制作、传承,在整个过程中进一步传承了苗族刺绣的文化意义,并对其文化价值进行了重新建构。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刺绣文化,女性也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世界,并形成了全新的身份认同、作为女性的认知以及作为族群的身份认同,并通过刺绣文化,改变了她们的社会生活,通过刺绣文化来建立友情,而刺绣也在苗族女性的生活中,实现了深度融合,无法分割,而未来苗族刺绣文化仍需要女性的代代传承。

参考文献:

- [1]谢蕊.贵州苗族女性传统服饰技艺及其文化的变迁与发展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21.
- [2]叶荫茵.社会身份的视觉性表征:苗族刺绣的身份认同探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8,39(03):123-127.
- [3]何晓丹.文化消费与苗族刺绣艺术的资本化[D].广西民族大学,2016.
- [4]孙刚.边缘的声音——女性主义艺术与苗族民间艺术的比较研究[J].美术界,2015(09):83.
- [5]孙刚.浅析女性主义艺术与苗族刺绣艺术的差异之美[J].美术教育研究,2015(15):27-28.